

典籍寻微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曰：“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世，商容之间，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世说新语·德行第一》

仲举是陈蕃的字，其一生为官大都是在东汉末桓、灵之间，清廉自守，有大名，也有政绩。孺子是徐稚的字，隐士。商容是殷纣王的大臣，贤者。武王灭商后，“式商容之闾”以示尊崇。“式”，车上曰“式”。

陈蕃最为后世所熟知的是，其年少

人间真情

车过确山，窗外是豫南平原深沉的秋色。一片片收割后的田畴袒露着赭色的肌理，像一本摊开的巨书，记录着光阴与传承。这片土地，吴大付教授曾无数次向我描述过——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他学术生命的源头与精神的原乡。每一次车轮碾过这段熟悉的轨迹，都仿佛碾过记忆的琴弦，激起深沉而疼痛的共鸣。而这一次，那份始于新乡市政协会议室的回忆，愈发清晰起来。

我与吴教授缘分，并非始于校园，而是在参政议政、共商国是的殿堂。作为新乡市的政协委员，又同在九三学社，我们由“同志”而成为“挚友”。会场上的观点交锋，社交活动中的坦诚相见，让我们超越了年龄与职级的界限。他是河南科技学院资环学院的副院长、博士、三级教授、硕士生导师，但在九三学社的集体里，他首先是一位心

馨香一瓣

雪夜暖途

郎玉凤

窗外，雪落如絮，似千万只白色精灵踮踮起舞，将天地晕染成一幅素净的画。我倚在窗台，望着楼下那群在雪中追逐打闹的孩子，银铃般的笑声穿透风雪，撞进耳膜，思绪便乘着这簌簌落雪，飘回了几年前的那个雪夜。

那时也是这样一场漫天大雪，夜幕早已沉沉压下，时针悄然滑向八点。我窝在书房的暖光里，与书页间的世界相伴。突然，手机铃声突兀地响起，是爱人的电话。他的声音裹着疲惫，穿过听筒传来：“下班了，班车没了，能来接我一趟吗？”我瞥向窗外，夜色如墨，鹅毛大雪还在漫天卷落，一股慵懒漫上心头，便随口应道：“要不你打车回来吧。”

话音刚落，身后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女儿像只灵动的小雀，蹦跳着跑到我身边。她仰着小脸，澄澈的眼眸亮如星子，语气格外认真：“妈妈，爸爸特意打电话来，肯定是实在没办法了。他平时那么要强，从不肯麻烦别人的。”

我指尖一顿，合上书页。是啊，爱人素来独立，万事都自己扛，若非迫不得已，绝不会轻易开口。我心里泛起一丝动摇，却仍有些犹豫。女儿见状，伸出温热的小手攥住我的手腕，语气坚定：“妈妈，别怕，我陪你一起去接爸爸。”

于是，我们裹上厚厚的棉衣，推门踏入这银白世界。雪积得足有四五厘米厚，脚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轻响，像是大地在雪夜里哼着细碎的歌。寒风卷着雪沫，像细碎的冰刃，刮在脸上生疼。若是寻常赏雪，这漫天飞絮定是浪漫的景致，可此刻赶路，每一步都显得格外艰难。

坐进车里，依旧能感受到风雪的肆虐。车窗被狂风拍得微微发颤，仿佛下一秒就要被掀翻。路上行人寥寥，偶尔有一辆快递车亮着灯，在夜色里匆匆驶过，昏黄的车灯像一颗飘摇的星，为了生活奔波不停。我握紧方向盘，不敢有丝毫怠慢，车速慢得像爬行的蜗牛。短短十几公里的路，竟接连看到五六起追尾事故，看得人心里发紧。路边的房檐下、墙角里，还亮着点点蓝光，那是代驾师傅在寒风中等待生意。那一刻，我忽然懂得，生活的底色，原是这样不易，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值得一份敬意。

颠簸了近一个小时，终于见到了爱人。他裹着厚厚的外套，站在风雪中搓着手，看见女儿的瞬间，眉眼舒展，脸上漾开灿烂的笑。他伸手抱起女儿，声音温柔：“我的小棉袄，果然最懂爸爸。今天连做两台急诊手术，下了台才发现下这么大的雪，打不到车，又累又饿，盼着你们来，又怕你们路上不安全。”

听着这番话，愧疚像细密的针，轻轻扎进心底。若不是女儿的坚持，我怕是要错过这一程风雪里的温暖。返程的路上，车厢里漾着欢声笑语，爱人讲着医院里的趣事，女儿叽叽喳喳地插着话，暖融融的气息漫过每一个角落。

车窗外，雪依旧在下，可风好像不那么冷了。原来，家的模样，从不是无风无雪的坦途，而是风雪夜归时，有人等你，有人陪你，有人与你共守一程暖。

榴花

用力过猛也不好

——《世说》说(四)

公羽

时独居一室，室内杂乱，其父亲的友人来访，责备他为何不打扫待客，陈蕃则慷慨陈词：“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当然，后来有多事者，演义为友人接着责问，“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徐稚则终生未仕，史载其行迹也少。徐稚曾经被太尉黄琼所辟召，但没有应命。等到黄琼去世归葬江夏郡，徐背着干粮步行到江夏，设鸡酒薄祭，肯定是用不起猪羊。哭完就离去，不告姓名。这说明徐稚对黄琼的举荐还是感激的。这都是隐者高士的行为。类似这类事好像还有。

最早知道陈蕃和徐稚的名字，并不是读《世说》，而是念王勃的《滕王阁

序》：“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陈蕃为豫章太守，专为徐稚设一坐榻，徐来放下，徐走收起。陈蕃已是“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了，而又敬重徐稚如此，徐之高洁，已在其中矣！

但我每读到魏晋这一时期的高人所为，心中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不是不信，是每每在觉出自己的庸俗不堪并自惭形秽之余，总是觉得高人们似乎有些用力过猛。高洁之士肯定是有的，但似乎也不必有许多怪异的举动，怎么看都有点演戏和矫情。白居易说“王莽谦恭未篡时”，就是说王莽的谦恭、王莽的至孝都带有极大的表演成分，后来作了皇帝便一切都变了。历史上刘备的哭

确山之于吴教授，是故乡，更是他将学问做在祖国大地上的实践场。他带着学生们在这里建立示范基地，推广绿色农业技术时，眼神里的光芒比任何荣誉都更令人动容。他熟悉这里的沟坎，能与老乡们用乡音畅谈，在这片土地上，这位学者、这位委员，展现出了最本真的赤子之心。我们常去的那个村头小馆，老板总会额外送上一碟花生米，那种淳朴的情谊，是吴教授用几十年如一日的真诚与奉献换来的，也让我这个“同行者”倍感温暖。

忘年之交，贵在知心；同志之谊，重在志同。多次从新乡往返确山的途中，我们的话题从社情民意到学术前沿，从人生态想到生活琐事，可谓无话不谈。

如今，确山的秋色依旧，梯田里的麦苗正孕育着新绿，可那个最懂这片土地、最念这份乡情的同志与兄长已化作清

副刊

也是戏子的成分多些，劝曹操杀吕布时也没见其犹疑。南宋有个人说，读诸葛亮的《出师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但我读《出师表》，怎么看都是一篇义正辞严的领导训诫。“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怎么读都觉得高刘禅一等，或平起平坐的意思。但诸葛亮让后世铭记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扯得远了。

这世界就是个正常的世界。正常的人，说正常的话，做正常的事，才正常。世界上的道理本也不复杂，不故弄玄虚就好。当然，可能是太正常了，所以绝大部分人在史书上都没留下姓名。

忆吴大付教授

于贤娇

确山之于吴教授，是故乡，更是他将学问做在祖国大地上的实践场。他带着学生们在这里建立示范基地，推广绿色农业技术时，眼神里的光芒比任何荣誉都更令人动容。他熟悉这里的沟坎，能与老乡们用乡音畅谈，在这片土地上，这位学者、这位委员，展现出了最本真的赤子之心。我们常去的那个村头小馆，老板总会额外送上一碟花生米，那种淳朴的情谊，是吴教授用几十年如一日的真诚与奉献换来的，也让我这个“同行者”倍感温暖。

忘年之交，贵在知心；同志之谊，重在志同。多次从新乡往返确山的途中，我们的话题从社情民意到学术前沿，从人生态想到生活琐事，可谓无话不谈。

如今，确山的秋色依旧，梯田里的麦苗正孕育着新绿，可那个最懂这片土地、最念这份乡情的同志与兄长已化作清

三万行长诗出中原

——吴芑长诗《同行者》首发记

薛宏新

“腐朽比花香更持久。”

“弱者不以为软弱时候，天下便无强者可言。”

“蚂蚁很大，人很小。”

这些句子，像不像一把把小刀子，轻轻一划，就划开了生活的假象？

它写一只蚂蚁的行迹，写一张弓的诞生，写轮毂辐条的设计，写中药仙方，“鸡鸣头遍采菊花瓣露珠三颗……”写得那叫一个细。它包罗万象，从传统到现实，从古老到未来，天上地下，水里陆上，无一疏漏。

读这本书，您得备着《辞海》。为啥？典故太多，知识太杂，不查不行。

五、精神内核，困境中的光芒

这书，为啥叫《同行者》？

吴芑说，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孤岛。我们都在寻找同行的人，也在成为别人的同行者。

主人公若虚，在战乱、饥寒、迷情与生死离别中，始终没有放弃对“天堂花”的追寻。那“天堂花”，是啥？是理想？是爱情？是信仰？是生命中那点不灭的光？或许都是。

这年头，碎片化的阅读，把人的脑子都弄碎了。谁还耐烦读长诗？谁还耐烦深度思考？

吴芑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他用这三万行长诗，向这个浮躁的时代，扔出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他是在呼唤：在这个节奏匆忙的社会里，咱们能不能慢下来？能不能在困境中，依然相信光明？能不能在跋涉中，始终寻找意义？

六、首发盛况，文坛的一次“震动”

这《同行者》一亮相，果然不同凡响。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现场，好多专家学者，围着这部书，议论纷纷。

有人说：“这是一部具有史诗气质的长诗，它复活了中原大地的文化记忆，也构建了诗人独特的精神宇宙。”

也有人说：“吴芑用近乎偏执的写作，完成了一场向精神深处的勘探与重建。这是对诗歌艺术的坚守，也是对深度阅读的致敬。”

大象出版社的编辑，更是激动。他们说，这部书，他们等了十几年。从最初的几页手稿，到如今的煌煌巨著，他们见证了吴芑的执着与孤独。

“我们期待以此部作品，引领读者开启一场以诗为载体的心灵远征，重返文字与思想的厚土，共同抵达更为辽阔的精神世界。”

七、尾声

书讯写到这儿，俺这心里头，也是五味杂陈。想起吴芑夫人的话。她说，老吴写完这诗，她成了第一个读者。这一读，就是一个多月。读完，她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一起生活了半辈子的老伴儿。

她说：“你此生只写这一首诗足矣！我俩半生相爱相杀，因这一首诗，我记下美好的部分，剩下的一笔勾销。”

这哪是写诗？这分明是用生命在燃烧，用灵魂在雕刻。

2026年1月8日，北京。风雪依旧。但在那书博会的一隅，《同行者》静静地卧在那里，像一座沉默的火山，散发着灼人的热度。

它不喧哗，自有声。

这便是吴芑，这便是《同行者》。

一部值得您用一个冬天，甚至更久的时间，去慢慢品读的书。

我的车被刮了。伙计们估计有体会，你的车停到某处，办一件事回来，猛然看到车被蹭了皮，或是一道口子。四下去看，连个人影都没有。这时候，要么选择报警，要么骂一句，叹一口气，走人。多数情况我会选择后者。想想，警察来了，折腾半天，找到肇事者又如何。有一回我的车在楼前被刮，到门岗调监控。查出来了，是一个退休的老领导。他大概听说了，笑嘻嘻地过来道歉。我赔了一支烟，还陪上很多笑，完结了。

这回刚我车的人是个老头，被逮着了。确切地说，是他等到了我。他本来可以跑的，没跑，倚着三轮，等我。

我心里说，不错，老头有担当。

接下来我们谈赔偿，老头没想到这么贵。他指指大市场，说：“今天还没拉到活，钱得往家去拿。”他没求情。也许从一开始，他就认为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差点放他走。第一眼看他，像我们村的一个，有一种亲切感。

老头说他住在建设桥东，桥头小学门口。我又给他一个机会。在我们会合的路上，他可以趁机跑掉。车到约定的地点，等了几分钟，三轮过来了。他没跑。他来到一间屋门前，打开。这就是他的家了。

我们忘记了刚才的不愉快，像朋友，坐一起，喝着大碗茶，聊些别的。

他说，他孙女在这个学校上学，这间屋子是申校长给他住的，免费。老伴走得早，孩子的爸妈一年四季在外地打工，他照顾孙女的生活和学习。有一年，申校长去村里家访，老头说想送孙女到城里上学，后来在申校长的帮助下，真的就来了。为了在城里能生活下去，他买了一辆二手三轮，在建材市场拉货，运气好的话，一天挣个百八十的。刚够他和孙女的生活费用。

说着说着，老头的脸色沉了下来。早上接儿子一个电话，要在城里买房，让他准备点钱。哪有钱啊，结果一走神，闯了祸。

这时候，有电话打来。有人让他去拉货。老头才想起给我找钱。我想说不要，还是接住了。

我说过这个老头像谁，像我叔。叔叔去世好多年了，我经常会想起他。他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贷款买

风。车过确山，我不再只是路过一片地理区域，而是在穿越一段由共同理想、同志情谊和乡土深情交织成的生命疆域。吴大付教授把生命的根须深扎于此，他的学术理想、他的履职风采、他的人格光辉，已与确山的山峦田野融为一体。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这片他深爱的土地，每一株作物的生长，每一滴雨水的渗透，都将继续诉说着一个学者、一位委员对脚下大地和肩上使命最深沉的爱恋。而我对他的思念，也将如这确山的四季，轮回不息——春天是回忆在政协初识时的萌发，夏天是共同履职时情感的茂盛，秋天是如今沉淀于心的思念，冬天是静默却坚定的守望。

在这片深情的土地上，吴教授从未离开。他化作了确山无声的沃土，继续滋养着后来的学子与同路人，也永远指引着我前行的方向。

小小小说

我的车被刮了。伙计们估计有体会，你的车停到某处，办一件事回来，猛然看到车被蹭了皮，或是一道口子。四下去看，连个人影都没有。这时候，要么选择报警，要么骂一句，叹一口气，走人。多数情况我会选择后者。想想，警察来了，折腾半天，找到肇事者又如何。有一回我的车在楼前被刮，到门岗调监控。查出来了，是一个退休的老领导。他大概听说了，笑嘻嘻地过来道歉。我赔了一支烟，还陪上很多笑，完结了。

这回刚我车的人是个老头，被逮着了。确切地说，是他等到了我。他本来可以跑的，没跑，倚着三轮，等我。

我心里说，不错，老头有担当。

接下来我们谈赔偿，老头没想到这么贵。他指指大市场，说：“今天还没拉到活，钱得往家去拿。”他没求情。也许从一开始，他就认为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差点放他走。第一眼看他，像我们村的一个，有一种亲切感。

老头说他住在建设桥东，桥头小学门口。我又给他一个机会。在我们会合的路上，他可以趁机跑掉。车到约定的地点，等了几分钟，三轮过来了。他没跑。他来到一间屋门前，打开。这就是他的家了。

我们忘记了刚才的不愉快，像朋友，坐一起，喝着大碗茶，聊些别的。

他说，他孙女在这个学校上学，这间屋子是申校长给他住的，免费。老伴走得早，孩子的爸妈一年四季在外地打工，他照顾孙女的生活和学习。有一年，申校长去村里家访，老头说想送孙女到城里上学，后来在申校长的帮助下，真的就来了。为了在城里能生活下去，他买了一辆二手三轮，在建材市场拉货，运气好的话，一天挣个百八十的。刚够他和孙女的生活费用。

说着说着，老头的脸色沉了下来。早上接儿子一个电话，要在城里买房，让他准备点钱。哪有钱啊，结果一走神，闯了祸。

这时候，有电话打来。有人让他去拉货。老头才想起给我找钱。我想说不要，还是接住了。

我说过这个老头像谁，像我叔。叔叔去世好多年了，我经常会想起他。他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贷款买

我的车被刮了。伙计们估计有体会，你的车停到某处，办一件事回来，猛然看到车被蹭了皮，或是一道口子。四下去看，连个人影都没有。这时候，要么选择报警，要么骂一句，叹一口气，走人。多数情况我会选择后者。想想，警察来了，折腾半天，找到肇事者又如何。有一回我的车在楼前被刮，到门岗调监控。查出来了，是一个退休的老领导。他大概听说了，笑嘻嘻地过来道歉。我赔了一支烟，还陪上很多笑，完结了。

这回刚我车的人是个老头，被逮着了。确切地说，是他等到了我。他本来可以跑的，没跑，倚着三轮，等我。

我心里说，不错，老头有担当。

接下来我们谈赔偿，老头没想到这么贵。他指指大市场，说：“今天还没拉到活，钱得往家去拿。”他没求情。也许从一开始，他就认为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差点放他走。第一眼看他，像我们村的一个，有一种亲切感。

老头说他住在建设桥东，桥头小学门口。我又给他一个机会。在我们会合的路上，他可以趁机跑掉。车到约定的地点，等了几分钟，三轮过来了。他没跑。他来到一间屋门前，打开。这就是他的家了。

我们忘记了刚才的不愉快，像朋友，坐一起，喝着大碗茶，聊些别的。

他说，他孙女在这个学校上学，这间屋子是申校长给他住的，免费。老伴走得早，孩子的爸妈一年四季在外地打工，他照顾孙女的生活和学习。有一年，申校长去村里家访，老头说想送孙女到城里上学，后来在申校长的帮助下，真的就来了。为了在城里能生活下去，他买了一辆二手三轮，在建材市场拉货，运气好的话，一天挣个百八十的。刚够他和孙女的生活费用。

说着说着，老头的脸色沉了下来。早上接儿子一个电话，要在城里买房，让他准备点钱。哪有钱啊，结果一走神，闯了祸。

这时候，有电话打来。有人让他去拉货。老头才想起给我找钱。我想说不要，还是接住了。

我说过这个老头像谁，像我叔。叔叔去世好多年了，我经常会想起他。他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贷款买

诗林折枝

雪花

凌波

总是带着激情和流量 插上翅膀 行走江湖	热爱草原森林庄稼 和冒着炊烟的屋顶 走到哪里在哪里安家
灯火是她的眼睛 大地是她的母亲	无私无畏 光明磊落
总是保持风格 飘飘洒洒 纷纷扬扬 无拘无束 天真烂漫	留恋红尘 守护家园 信念如磐
像无数个精灵 和人间友好 与命运相连	凛冽寒风中 一步一步脚印 深深浅浅 重重叠叠 从冬到春

诗二首

赵江涛

鸣蝉

隐入地下数载 远离尘世喧嚣 沉淀 再沉淀 ……	待到 打破黄泥束缚 破土而出 注定 不再平凡
-------------------------------------	------------------------------------

脚手架上的筑梦人

烈日炎炎 炙烤着大地	放下手中的工具 就无法托起 家庭的重任
米黄色的帽子 遮不住火辣辣的汗水 顺脸频速了眼	一双布满老茧的手 操起瓦刀 一如既往
背后的安全吊索 承载的重量岂止千钧	敲击出岁月朴实无华 的节奏